

编者的话

《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录入的是经济、文教、卫生和其它方面的史料。其中有的如《绥中县烧锅油坊永盛泉》、《谈清代庄头》等，写得全面具体。有关伪满时期教育界的几篇各写一面，互为补充，也能给人以较完整的印象，都很有参考价值。但是，限于编者、撰写者的经历和记忆力，不少史实还只能介绍个概况或某个侧面，甚至有些方面还是空白。愿这一辑成为引玉之砖，请熟悉近代、现代社会史实的当事者和目击者拿起笔来，积极写出过去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更多的史料，那正是我们衷心期望的。

1983年11月

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

藏书

目 录

伪满税捐局概述	唐 棣	(1)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绥中县		
军民合作站	路鼎言	(8)
梨果之乡话旧	李俊儒 杨永平	(12)
绥中县苹果栽培史简述	蔺锦章 任福林	(22)
伪满的兴农合作社	王子嘉	(26)
我所知道的伪满大兴当	司辅周 口述 周子林 整理	(34)
绥中县烧锅油坊永盛泉	李子奇 口述 李兆信 整理	(45)
20~40年代的绥中染织业	曹玄庆	(55)
谈清代庄头	李在南	(60)
伪满绥中县教育界概况	韩庆三	(72)
伪满奴化教育	庄文斗	(78)
日伪时期奴化教育之回忆	达 三	(86)
伪满小学教员的地位	李兆信	(95)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		
——教会学校	徐春棻	(100)
昙花一现的“爱路少年队”	商一新	(110)
伪满绥中县的康生院	石之舟 口述 李兆信 整理	(113)
伪满的毒化政策	李在南	(116)
李海峰先生事略	路鼎言	(119)
李海峰的书法	李在南	(121)

- 会局见闻 李祖慈 (125)
旧社会的星相卖卜 冯祯祥 (134)
-

更 正

本选编第二辑第39
页倒六行“傅连环
县长”，应为“傅
连珍县长”。

伪满税捐局概述

唐 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了伪满傀儡政权，为了维护血腥统治和扩大侵略，必须尽力征税，以满足他的大量开支。伪政权成立之初，即着手将旧东北各省级不统一的各项捐税进行整顿，各地遍设税务机关，执行征收任务。我曾在伪满税捐局工作过，愿将所见所闻片断回忆记录下来，供参考。

一

伪满成立初期，照旧样建立了税制和征收机构。但时间不久，就进行改组整顿，这是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本国体制进行的。财政部（后改经济部）税务司领导四个税务监督署，即奉天税务监督署，吉林税务监督署，黑龙江税务监督署，热河税务监督署，分管十四个省的税务。在每个省设出张所①为它的派出机关，监督管理市县税捐局。税捐局则是接收旧东北税捐局建立的，一县一个，大市，如沈阳，可设几个。县税捐局内设三个课，课以下又设若干股，小一点的局就不设股。税捐局的人事任免统归税务监督署，与当地政府无关。税捐局征收对象是工商业，属于国税。至于田赋、契

税、牲畜屠宰等门户费地方捐税全由县公署财务科征收，不在税捐局职权范围内。税捐局在较大集镇设税务分局或分所。税捐局正局长为中国人（当时称作满系人），副局长是日本人，而实权却操在日本人手中，中国人局长不过是个牌位。一般的县局除有日本人副局长外，还有一、二名日本人税务人员，掌管主要工作。那时每一个县局的税务人员一般约有二、三十名。在中国人当中又分为会说日本话的和不会说的，以及伪满财务职员养成所出身的二鬼子，待遇各不相同。日本为了培养忠实奴仆，在伪满财政部下设有财务职员养成所，招收高中毕业生，训练一年半时间，即分派各地税务机关。一批接一批训练出来的人员，既熟习日语又有些税务知识，是伪税务人员的骨干，随着旧人逐年的裁汰（叫做人事刷新）而增多。我于伪满康德元年（1934）在私塾读书之后，经亲戚兰荫庭（烧锅经理）介绍到阜新税捐局工作，在经理课担任誊写。当时阜新税捐局在清河门外，因那时阜新市面的税源还不如清河门地方多。义县至阜新铁路还未铺成。阜新税捐局属于热河税务监督署。日本帝国主义在1933年春撵走汤玉麟才进占热河的。在新旧交替之际，阜新税捐局长一缺的争夺也闹过一出丑剧。原来汤玉麟的旧局长逃走后，他的文牍主任（即秘书）王古樵没走，由地方士绅推荐他接任阜新税捐局长，蒙税务监督署暂时承认。王古樵遂大摇大摆坐上了局长宝座。但不数日，阜新县治安维持会又派卜名忱充税捐局长，并带着全班人马前来接任。王古樵因为是清河门地方士绅保荐的，没有阜新县治安维持会的根子硬，又不知税捐局人员究竟应由谁派任，所以就交代了。卜名忱立即张贴到任布告，燃放鞭炮，庆贺新任。这时热河税务监督

署又派来阜新税捐局长华岳春（是原热河财政厅的科长），也带来一班人。华岳春拿出税务监督署正式委任令，并向省打电报说治安维持会派任局长超越了权限。卜名忱见势不好，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悄悄地溜之大吉了。这回华岳春正式上任，算是真主。当时有人嘲笑这场风波说：“王古樵，瞎胡闹，卜一天，不害臊。”意思说王古樵如果不当局长还丢不了文牍主任职，至少在新局长任内还能当一名课长。卜名忱到任一天，官瘾未过就跑了，真丢人。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一些官迷钻营肥缺丑态。

华岳春干了半年多，因贪污被人告发，经税务监督署急电调省审讯，畏罪服毒自杀了。

二

伪满税捐局都收哪些税？在伪满建立之初，有一个暂短时期沿袭旧东北税制，以后次第废除旧税，实行新税，总的可分两种。直接税，也叫第一类税，税目有：（一）营业所得税，即按工商业所获纯利润课的税，税率适用累进制；（二）营业税，即按工商业营业额课的税；（三）勤劳所得税，即按工薪收入课税（低工薪不课的界限记不清了）；（四）法人所得税，即按股份公司的利润课税；（五）利息所得税，即对在工商业存放款或贷款者所得的利息课税；（六）家屋税，就是房地产税。这些税由第一课管理。

间接税叫做第二类税，有：（一）烟酒税；（二）粮食税（以后由兴农合作社统征）；（三）印花税；（四）油脂税；（五）砂糖税；（六）特别卖钱税，包括饭馆、妓馆、

影剧院等。这些税归第二课管理。较小的县份第二类税较少，不设第二课，归征催课统一管理。

赋课方法，仅从县税捐局几种主要税目来说一下。在外县，第一类税中占主要部分的是工商业营业所得税，课法是把每户工商业一年的营业收入扣除原本和开支，按所得净利课税，税率采取累进制，即多挣钱税率高，少挣钱税率低。这种税本应该按帐征收，有净利的课税，无净利的不课。但由于工商业者为偷税漏税，多设有两套帐簿，加上伪满经济统制很严，以致暗交易的很多，真正净利多少弄不实，所以就采取标准纯益率的办法来课征营业所得税，即在每个行业中查出一家比较真实的纯益率百分之几，其他户也就比照缴纳。经过权衡调查，帐簿实际纯益超过的，就按帐征收，不适用标准纯益率。而个别亏累较大，众所周知的，由谘询委员会（一般由工商会长和较大户担任委员）审查给予酌减，但不能不征税。这样一来，工商业者知道纯益率的大概标准，就在定卖货价码时加上了所得税，把直接税变成转嫁税加在消费者的头上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对中国人工商业户的课税方法。对日商所得税课征方法与此不同，是按帐征收，不适用标准纯益率。日商税收完全由日本人亲自处理，不经中国人之手，实际上是从轻征收。而法人所得税对象多系日商，在外县多是出张所之类，税收由总公司去缴纳，更不适用纯益率了，因而在税收上保护了日本人的工商企业。

第二类税在外县来说，烧酒税占大宗，烧酒税的赋课采取标准查定方法，即按窖子每立方米下原料的种类不同得出不同数量的酒进行课税，与实际的酒量出入不大。酒商往往

在下窑时多扩大帽子从中取巧，税局检查甚严。其次是特别卖钱税，原叫筵席娱乐税，后改为特别卖钱税，即在饭馆、清凉饮食店、妓馆、影剧院卖钱之外加上卖钱税，采取按月查定法征收。酒税和特别卖钱税率较高，好象是限制奢侈，实际是为了增加收入。

伪满时期为什么营业所得税也用累进税率？对大工商业者多课税是贯彻合理负担或者节制资本吗？今天可以认识到，这是另有用意的。一个是可以多收税，另一方面，通过高税率可以限制中国入企业的发展，给日商垄断和竞争铺平道路。记得当时中国工商业者的进货在东北各地都必须买三泰栈的，它是日本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团合办的一个商业垄断组织，这个企业垄断了整个东北的货物的购销，谁也竞争不过它。

三

伪满税捐局掌握实权的是日本人，而直接和纳税人接触的是第一课和第二课，因为这两个课担当查税课征任务，其中权力较大的是第一课（经理课主管内部会计总务等琐事，无实权）。虽然是日本人主事，但因人少，不接触实际业务。所以那个时候工商业者偷税漏税，税务人员从中捞钱，大多是勾结起来背着日本人营私舞弊。每到调查所得税的时候（一年查一次），家家户户都预备酒菜烟茶，个别户还用大烟，打麻将，逛窑子，来极力讨好查税人员，拉上关系，以免查出漏洞。查税人员得了好处，就不深查，只要能交代上去就行，彼此心照不宣。以后商户就到查税人员的家里以串门为

名，给小孩钱。在伪满经济统制时期，有的商户给查税人员搞点买卖，投机倒把，以分余利。个别户被查出问题，也可以花钱了事。所以那时把第一课都看作肥缺。到第一课工作的人都是能溜须拍马善于捞钱的“能干人”。其他税种除酒税和特别卖钱税有点油水外，就都是一些苦差事了。当然在贪污搞鬼上也不是人人如此，特别是对小户一般的还不招扰。这并不说明他们廉洁，而是因为不愿行贿的户和较困难户没有油水，容易出是非，万一露马脚就要受法律制裁。为了保证安全才如此。日本鬼子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贪污舞弊案件处理是很严的。当然也有宁可受穷也不干坏事的人，那是少数。由于贪污舞弊露了马脚，弄得家破人亡的却大有人在。如上面提到的华岳春，他接任阜新税捐局长时正是伪满建国之初。阜新地区在汤玉麟时代烧锅很多，各户拖欠旧中国酒税数字很大，因为日本占领热河接收财政厅有卷可查，热河税务监督署勒令各户补交陈欠，否则封闭停烧。各户纷纷到局里贿请华岳春转圜，华受贿后，编造理由向税务监督署请免，结果未准，仍限期封闭。华不敢不遵命，把欠款各户都查封了。后来各户向税务监督署告发，税务监督署把华调到热河，由副署长猪野处理，审讯时猪野破口大骂华岳春。晚间，华自觉理亏，到旅馆吞鸦片自杀了。后来他的小老婆因无依无靠也嫁人了。另一个贪污案是我在1941年于赤峰税捐局见到的。赤峰税捐局第一课长刘效诗与副局长日本人押川峰吉曾在锦州税局同过事，因此刘就成了一时的红人。他利用职权之便，大肆贪污舞弊。刘为人骄横跋扈，排斥本课小职员，专门利用几个心腹人去做这种事。因而引起本课小职员刘英的不满。刘英掌握了一些刘效诗贪污的可靠

材料，就向来局检查工作的热河税务监督署总务科长日本人山田告密。山田和副局长押川峰吉说了，押川大怒，通知警察署当晚将刘效诗逮捕拘押。经过严刑拷打，刘效诗又咬出许多人，警察署大肆逮捕，牵连十几人，几乎把第一课搞空。刘效诗后来被判三年徒刑。

1963年5月

注 释

①出张所是日本词汇，即派出的分支机构。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绥中县军民合作站

路鼎言

绥中有军民合作站，是从1945年10月开始的。蒋介石派杜聿明出关接收东北，原汤恩伯部十三军由关内向东北进发。路过绥中时向地方索取粮秣柴薪补充军需。当由商会筹设军事供应组，派马汉章为组长，负责办理。初时所用尚少，还可维持。杜到沈阳以后，出关军队纷至沓来，需索逐日增加，商会独臂难支，乃迁军事供应组于街公所院内，由街长贾玉山、村长张桂秋负责布置，仍以马汉章为负责人。到1946年春，省府令各县组设军民合作站，指定由参议会议长负责督办。绥中县长周炎遵令执行，以议长侯维五兼任站长，警察局长荆彦伯兼任副站长，用办事员数人办理具体事务，马汉章仍负供应全责。当时五十三军周福成部驻防绥中，约有万人，需索供应，品种繁多，骑兵草料，步兵给养，军官眷属私家所用均取自地方，支付稍迟，立起纠纷。到1947年春，省府以军民合作站与军事关系至大，提出必须专人专职主持，方免误事。乃撤销前令，除由警察局长荆彦伯兼任站长外，另委张汉中为副站长。张为沈阳人（伪满时曾任县署经济科长），与副议长常纪国私交很厚，“八·一五”以后赋闲已久，此番承常推荐，担当此职。张因不是本

地人，不关心地方，专门讨好军方，自炫己能，不考虑人民负担轻重，凡军方有索必应。时五十三军已调赴热河，独立第五十师来绥中接防。师长吴宝云与荆、张以及县府军事科长王静宇等都是讲武堂同学，四人打成一片，吃喝赌博，挥霍无度，用钱用物均由张供应，张则尽取之于军民工作站。此外，凡该师中、上级军官及家属，张无不大事逢迎，一切予以便利。当年仅中秋节一次，就送给军方肥猪一百余口，其他物资就不在话下了。张汉中家里更加铺张浪费，赌博不断，日用浩大，都由工作站支付。因此各村负担日增。到是年冬，县长刘杰发现张作风太坏。仅到职半年，浪费地方钱款物资数达一千余万元（东北流通券）。各村长联名要求将工作站关闭，否则各村都将垮台，无法支持。军方也听到浮言四起。师长吴宝云不愿担这名声，但也不愿工作站关闭，认为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机关存废问题。经与刘县长交换意见，决定将张汉中撤职，另委路连奎接任绥中县军民工作站副站长职务。负责改组内部，严加整顿。站长则仍由荆彦伯兼任。

路连奎于1947年12月1日到职，先着手调整内部人事。站内分四个组：供应组，组长张荫亭，副组长马德恩；文书组，组长李文学，副组长王某；调查组，组长滕文元，副组长沈化民；会计组，组长郭学武，副组长李彬。指定滕文元、沈化民二人常期分赴各村调查柴薪资源和牲畜车辆情况及可以征用的预计数目，并向各村定额摊款。当时驻在绥中的五十师共约一万多人，二〇八师一部约三千人，所用柴薪粮秣经切实核减，每月仅供应秣料二十万捆，劈柴五万斤。该师有新招骑兵一营，约五百人，饲料谷草约十万斤，料粮约五万斤，均由各村摊送。凡私人眷属家庭所用零星什

物一概不供应。形势安定了一些。阳历年只供应十三口肥猪。1948年年初，五十师调兴城，新编六十师来绥中接防。师长陈兴华（湖南韶阳人，曾在二〇八师当过团长），人极和蔼，军纪尚好。经合作站要求，师派政工处少校齐景福为驻站联络员，会同站内供应组人员负责监督军方各单位，领取物品切实核减，颇生效力。凡一切柴薪草料照五十师在绥时期少供应三分之一。但因该师系新编师，车辆配备不足，即由站代雇大车八辆（当时蒋管区只剩八村）。每村负担一辆，长期驻站听用。由此取消临时派车，村民赶集大车也渐渐敢进城了，一时稍安。到3月间，六十师调山海关驻防，留一团驻前所，由站派马德恩到前所设分站，负责支应该团物资。绥中防务，由驻兴城五十师派第二团接替。该师纪律松弛，官兵骄横。地方听说他们又来了，人心惶恐，不知所措。供应东西稍不如意，每每和站员争吵，甚至打架。有一天县长和路站长同车去车站，路遇该团士兵二人，喝住马车，上车就打，原因是他们家眷来要家具合作站不给，所以拦截打人。团长闻讯赶到，才把士兵喝退。以后，合作站无法执行任务，暂告关闭。消息上达，司令部立将该团调回兴城，另派六十师第二团来绥中。团长师临先，早与地方感情融洽，队伍纪律很好，合作站恢复办公，供应事务多得到适当处理。嗣后有新编五十四师由关内开到绥中，师司令部驻唐庄子。他们是来整编的，不到一月，即调往锦西接防。后又有二十六师一团到绥中仍驻唐庄子，旋即他去。时令已到秋季8月，传说解放军将要发动秋季攻势，行将围城，人人恐慌。县长陈在新因事去前所被俘，县务由秘书主任代行。这样一直维持到48年8月26日绥中城全部解放，军民合

作站也就形消影散了。

1963年10月2日

梨果之乡话旧

李俊儒
杨永平

绥中县北部山区盛产水果，以梨为宗，并以白梨为最著，在全省，全国，甚至国外也负盛名。绥中白梨数量多，质量高（核小、糖质多）。绥中白梨有悠久的历史，解放后在党的大力扶助下，有很大的发展，产量最高年份达四、五万吨，行銷国内外，在绥中县经济收入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山区人民生活提高了，不仅丰衣足食，有的人家盖了新房，添置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贫困落后的山区变成繁荣富庶之乡。今天山区一片欣欣向荣的美景和过去比较真是何啻天渊。在旧社会管山区叫做穷山沟。山区人民吃的是玉米树叶粥，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不上裤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苦日子。那时梨果也并不是不能卖钱，而是仅仅养肥了一小撮人。在绥中城里有发财致富的几大梨窖和梨店，以及各式各样的梨商。我们两人在旧社会长期经营梨果，对绥中过去梨果商人的一些手段和梨农所受的种种盘剥，知道的比较多。现在尽个人所知，把它记录下来，揭发过去山区人民所以贫困的原因，对教育后人或者有点用处。

一 梨果产区

绥中出梨最多的地区有大王庙、明水塘门、秋子沟、葛家屯、宽帮、和尚房子和大屯等（后两个地区属建昌县，过去属于绥中梨果经济区），距绥中近的七、八十里，远的一百四十多里。这些地区山地较多，种庄稼的田地很少，一向靠梨果维持生活，粮食大部分由外地供给。在旧社会小农经济的情况下，沟沟岔岔家家有梨树，多的几百株，少的几十株或十几株，交通运输非常不便，加上那时梨农不懂技术措施，力量单薄，常常受自然灾害袭击，梨果丰收与否全靠天，而产出的梨果能否出售或售什么价，则任凭梨商摆布，根本不能自主。

二 梨商的发展和剥削形式

距今六十多年前，绥中铁路还没修成的时候，绥中就有经营梨果的梨商，一般人管他们叫“大障子”（因梨窖周围有秫秸夹的障子得名），由他们收购和销售。买梨的一般是沈阳、吉林等地商人，用大车来时拉烟、麻，回去装梨果。也有一部分通过海运到营口销售。以后铁路修成，梨果才有较大发展。这些梨商的经营方式和购销过程，大致如下：

1梨窖 民国年间和伪满时期梨商发展到大小二十多户，较大的有万太德（财东朱子阳）、张梨窖（财东张老庆）、永德长（财东马三麻子）、四合顺（财东杨老福）四大户。主要是储藏梨果，以囤积居奇和进行大宗运销为主。他们通过梨

店坐地收购，或到产地直接采购，一般是秋储春卖，攫取高额利润。平时如合行也进行大宗运销。大户梨窖平均储量高达三十火车之多，专有一套人马，长期雇用八十多人，临时性工人多达三百人左右。这种行业是梨商之中最殷实者。后来梨商们看到梨窖有利可图，一些梨店也兼营梨窖储藏业务。到伪满后期，梨窖经营者，连同兼业的达三十多户。

2 梨栈 专办梨果客商的托运业务，代表梨商要车皮，付运费、装卸费等，每车梨收取若干手续费。较大的有福兴和、信发和、永德栈（马三麻子经营的）、永发和四大家。这类行业也承办其他货物的托运。也有的梨窖兼营梨栈。如永德栈和永德长梨窖都是马三麻子开的，这样更便于梨果运销及时和获得双重厚利。

3 梨店 是代理店、梨果交易市场性质。计有：兴和成（路老翠经营）、福聚兴（邢老恩经营）、天成东（宋治国经营）、福聚成（李老纯经营）、谢家梨店（谢老振经营）、王家梨店（王老润经营）等六家。梨农运梨到梨店，通过它来卖，梨客、梨窖和小商贩通过它来买，每天叫行，成交后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并代办梨农和外来客商食宿，收取食宿费用。这种行业有赚无赔，从中吃干的，后来有的也附设梨窖存梨，是在梨果滞销的情况下，压价收买梨农的梨，所以获利很厚。

到伪满时期梨商比旧中国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因为日本鬼子占东北以后，铁路统一了，运输较前便利很多。梨果属于鲜货，时间性强，全靠快运快销，加上伪满梨果统制比其他各种商品晚，其他行业受统制后有很多人转入梨业，购销形势又有了变化。